

中國連環債

長篇紀實文學

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三大範疇中種種矛盾，匯集在一個載體上，攪擾得中國大地一陣疑惑、一片迷惘——三角債！！

作者以新聞記者的特有的敏銳，經過實地採訪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對『三角債』進行了全方位的披露、剖析和反思。以經濟學、社會學、法學、金融學、倫理學的觀點，將國情、債情、人情融為一體，燭照出『三角債』的本質，並對中國經濟改革提出了深層次的理性思考，為歷史留下了一部關於特定經濟時期、特定經濟現象的真實記錄。這是目前國內第一部全面、系統、客觀、深刻地反映『三角債』現象的紀實文學作品。

中國連環債

中國連環債

中國連環

中國連環債

中國連環債

中國連環債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ZHONGGUOLIANHUANZHAI
WANGKEZHU

Editor of Literature &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LA

王

I25
106

82258

長篇紀實文學

中國連環債

王克·著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中国连环债

著 者：王 克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版者：中外名人研究中心激光照排室

印刷者：解放军二二〇七工厂

装订者：北京朝阳京峰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7.625

字 数：161,000

版 次：1992年8月第1版

印 次：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书 号：ISBN 7-5033-0600-9/I·341

定 价：4.0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上篇 黑色浪潮

第1章	’91中国第一经济话题	(3)
-----	-------------------	-----

第2章	债，昨天与今天的变奏	(12)
-----	------------------	------

古老的法则——债不是罪恶

非程序化运动

弗兰肯斯坦的幽灵

“返祖”现象

蝗虫·筐·补丁

第3章	讨债狂潮	(39)
-----	------------	------

替天行道之师

讨债与赖帐的较量

寻找公理 寻找公道

“杀”出一条血路

并非战略退却

第4章	债务万花筒 DN162/30	(73)
	债务与效益	
	债务与投机	
	债务与犯罪	
	债权、债务与男人、女人	

中篇 红色咏叹

第5章	膨胀经济与债务爆炸	(91)
	膨胀——摆不脱的困扰	
	血总是热的	
	熵向人类警告	
	债，暴露毁灭共与时	
第6章	大锅饭·大锅债·大锅烂	(112)
	理在何处	
	“钓鱼”新释	
	黑货问源	
	“死不了”与“活不好”	
第7章	失衡的沉积	(127)
	贫血中挣扎的企业	
	怪事·怪圈·怪现象	
	干涸的源头 泛滥的下游	

第8章 金融失序债横行..... (144)

“狡兔三窟”与多头开户
街头之争：厕所多，还是储蓄所多？
篱笆墙的影子咋还这么长
冤枉的“管家人”

第9章 君子国的误区..... (156)

盲点——义与利
合同的悲怆
良心多少钱一斤

第10章 钱，到哪里去了 (168)

“黑洞”有几多
“过路财神”与“庙破和尚肥”
“反差”奇观

下篇 白色曙光

第11章 锈链开启终有日 (197)

文明的代价
辽沈大决战
铁腕：权与法
从我还起，从现在还起

第12章 改革，从混沌到有序 (220)

“曙光”与“雾区”同在

寻求治本之路

让法律永远主宰中国

后 记..... (236)

上篇

黑色浪潮

金钱耐不住太长时间的寂寞，
它得要出来寻食。

——阿瑟·密勒

第1章

’91中国第一经济话题

1991年,当中国历史上特大洪涝灾害,把中国人的视线引向淮河、太湖流域时,奔涌在经济河床上的一股浊浪,依然傲慢地占据着社会热门话题的制高点;

1991年,当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出强烈“地震”,把中国人的震惊引向地球北端时,人们依然回眸自顾:社会主义中国,能否抵御和战胜经济太空中那黑洞的吞噬?

洪涝灾害并不可怕。灾害面前,炎黄子孙展示了空前的爱心与力量,谱写了一曲多难兴邦、人定胜天的凯歌!

苏联之变也不必恐慌。中国人一贯遵循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自然界话题慢慢冷却,

政治上议论复归平静。

唯有那股浊浪,那个黑洞,始终无法从中国人的心灵中抹去。

人们不得不调整心理,调整视力,正视着它的存在了——债!

三角债！

连环债！

人们的话题以从来未有过的热烈与集中，人们的思想以从来未有过的敏感和脆弱，从腰缠万贯的大企业家，到囊中羞涩的小业主，从政府到银行，从市长到厂长，从会计到工人，都怒不可遏而又不厌其烦地谈论着这个可怕的幽灵。

债！

全国企业间债务拖欠已达2247亿元，相当于全国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总额的1/3！

资金系成死结，货币生殖无力，经济运行阻滞……

债！

全国税款已被拖欠215.5亿元，11亿人中你我他，无一不是负债人，平均每人欠国税19.6元！

国库走入亏空，财政将陷进枯竭……

人们惊诧地发现：

债，突然具备了从未有过的爆发力，它的疆土在迅速地无限地扩大，它的威猛在悄悄地无可挽回地增加，它正不可阻挡地侵入了一个又一个领域。

煤矿、油田、炼钢厂、纺织厂、电视机厂、航天工业、火车、轮船、汽车、自行车……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医院、学校、科研单位……甚至于生、老、病、死，红白喜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读书娱乐……

只要你用心地询问，去发现，去思考，你就会发现，没有哪一项事业，没有哪一项活动，能够脱逃出债的袭击与包围。

没有一片净土！

债，成了经济生活的轴心。

中国最大的起重机械生产企业——大连起重机器厂，被债逼得焦头烂额，怨声载道。到1991年5月末，“三角债”总额已上升到1.03亿元。涉及冶金、外贸、电力、汽车、煤炭、机械、轻工、建材、化工、物资、交通等行业，五花八门，高达300多户。

外欠的钱，足以在平地上矗立起2个新的“大起厂”！

中国最大的电机生产企业——上海电机厂。产品遍布全国各地，国内各行各业，凡须转动的地方，就有该厂的产品。同样，债，也在国内各行各业中“转动”。截止1991年6月10日，全国就有600多家企业欠上海电机厂1.39亿元的债。而这个厂也同样欠着别人4082万元的债。如今，每天出入该厂的几乎都是讨债者，当记者前来采访时，厂里一名负责人指着往来频繁的人，苦笑着吟出一联：

急料缺料，应接不暇；

讨债逼债，络绎不绝。

横批：资金紧缺！

中国大型钢铁基地——宝钢，也被债的疯狂困扰着，用户拖欠款以每月1亿元的速度剧增。到1990年12月底，全国1442家单位累计欠款已达19.35亿元，每年要额外为欠款支出1亿元利息。

大量的贷款被拖欠，严重地影响了宝钢生产。因宝钢无力支付进口矿石、焦煤的运费、保证金，竟发生了外国货轮多次准备就地拍卖矿石、焦煤的事件。

1991年初，宝钢急拍6道“奏表”，上书国务院有关部门，

要求解救宝钢之危！

中国最大的铁矿——海南铁矿，曾是全国500家最佳效益企业之一，如今，债缠绕得它已步履艰难。到1991年6月底，该矿已被人欠款达2.6亿元，相当于这个矿10年才能创造的利润！

中国最大的煤炭企业——山西大同矿务局，被全国2000多个单位欠款3.65亿元，占全局年生产总值的1/6。

大有大的难处，小也有小的苦衷。

乡镇企业谓之小，债，并不因它孱弱而放弃对它的攻击。

全国乡镇企业之盛的浙江省，乡镇企业被拖欠的债务，到1991年6月已高达83亿元，比1990年增长116%；

天津乡镇工业也被拖欠17.7亿元，比1990年上升91.5%！

个体户，社会最小的经济细胞，同样在劫难逃。

山西省五台县生产经营砖瓦的私营企业家赵银平，面对着400多家债户拖欠的70多万货款无可奈何，将临倒闭危险，只好又向银行贷款23万元维持经营。他呼天喊地：“快解开三角债，救救咱个体户吧！”

债，同样困扰着商界。

1991年夏，全国商业企业部分“老总”聚会北京，参加工商企业座谈会。熟人相见，三句话未出，就互相打探“债”况，进而又是声讨，又是诉苦。

北京市百货公司，是全国主要商业批发企业之一。到1991年6月底，被拖欠货款已达2.1亿元，占全部流动资金的51.69%。如今，销售利润已从历史上的3%下降到了0.74%，连国家的低息贷款都贷不起了。

债，占据着法庭，成为热点。

据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统计，仅1990年，全院共受理经济案件409件，其中属于企业间拖欠债务纠纷就达407件，占所受案件总数的99.5%！

债，衍生着文字，激荡着电波，映射着图像……造就着1991年中国新闻界一大奇观。

报刊、电台、电视台，都不惜拿出一向吝啬的头版头题及黄金播出时间，发消息、配评论、设专栏，发起对“三角债”的舆论攻势。据初步统计，从1991年6月至9月这4个月间，仅《人民日报》、新华社、《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工人日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金融时报》……等新闻单位，有关“三角债”的报道就刊发1300多篇，近100万字！

债，天天出现在人们的视觉、听觉中，成为这年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

茫茫人海，荡荡乾坤。

真的没有一块净土？

寻觅是徒劳的。

吃粮，“民以食为天”，总该给钱吧？

不！东北一个产粮大县，因别人拖欠粮款1.7亿元，农民举着“白条”向政府要钱，全县所有的农业银行为防万一，不得不关门停业。县长蹲在省政府，声泪俱下：“吃粮为什么不给钱啊！”

为什么？恐怕只有天知道。一家经营粮油的贸易公司，仅1990年就被拖欠粮款13亿元，不得不准备倒闭。吉林省从1989年调往外地的粮食，至今尚有2.65亿元粮款无法要回。

看病，最圣洁的事业。总该给钱了吧？

不!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目前全国医院被拖欠的医疗费已达19亿元。北京市朝阳区医院,在1991年1至7月份,就被拖欠48.9万元,占全部医疗费用8.5%,相当于全院2000多名职工两个月的工资。

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末梢,十年改革最活跃的土壤,该不会有拖欠吧?

不!农村同样也有债的横行,截止1991年6月,全国各地承包金被拖欠也达到了3亿元。

银行,货币之源。总该不至于负债吧?如果你这样想,未免太天真啦。

银行,它不仅有大量贷款被别人拖欠,就在银行与银行之间,也常常缠绕着债务纠纷。在吉林省,曾有这样一笔债务。长春市工商行欠省工商行1亿元,省工商行又欠吉林市工商行1亿元,吉林市工商行又欠该市人民银行1.4亿元,而该市人民银行又欠省人民银行一笔钱。

国家,人民币主权拥有者,同样陷入了债的漩涡。大量的税金被企业、银行拖欠,它那并不富裕的银库中,也出现了支付危机。1990年以来,国家财政对企业的欠退、欠补、欠拨款已达700多亿元。

国家,也成了负债人!

.....

债,就这样全方位、高覆盖、大广角地闯进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这个“幽灵”的拖曳下,全国经济秩序混乱,企业经济效益下滑难止,市场回弹疲惫无力。

全国到底有多少“债”?

2247亿!

不，专家们预测，这仅仅是反映在银行、统计部门的监控下的数字，还远远不是它的极限。

哪里是极限？

这个极限到底有多长、多深、多高、多大？

无人斗胆丈量。

债，成了中国人的焦虑点和困惑点，也成了改革所面临的痛苦点和激惹点。人们再也无法漠视它存在的意义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为生计转圈子的中国人，突然感受到了脚下土地发出的剧烈震颤。

债！一道高强度的爆炸，给所有的中国人心灵烙下一道又一道的冲击波。

辽宁，中国的工业巨人，重工业基地，债的“重灾区”。到1991年5月末，拖欠款已达260亿元，占全国拖欠总数的12.2%，一条难解难分的债务链，死死地缠在它的颈上，把它勒得举步维艰。

1991年5月29日，再也无法忍耐的辽宁人，推举副省长闻世震，带着万家企业复苏的渴望，西进北京，面见国务院新任副总理朱镕基，恳请国家伸出手来，拉不堪重负的辽宁一把！

是的，中国经济的确到了需要一只巨手拉一把的时候了！

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总理办公会，确定：“当前要把清理‘三角债’工作做为搞活大中型企业的重要措施。”“要以清理‘三角债’为突破口，整顿生产秩序和金融纪律。”

仅仅在6月份，国务院就两次召开总理办公会，专题研究“三角债”问题，李鹏、朱镕基不厌其烦地警告人们：如果再不恢复正常的商品经济交易秩序和结算纪律，生产就无法进

行，危害很大！李鹏总理指出：“我们已经制止了通货膨胀，现在要同心协力，下大决心提高企业效益，争取在半年或更长一些时间解决‘三角债’问题！”

是啊。我们的思索应当集中起来了。

债，你是什么？

债，哪是你的源头，哪是你的迭起？

债啊，你给我们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带来什么？

债啊，为什么你能让所有的人吃尽苦头，为什么你能让所有的人无可奈何？

债啊，债！在社会的穹窿下，哪是你的终结，哪是你的归宿？

.....

这思索，一定是沉重的；

这思索，应该是深邃的。

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该有这样的思索吗？

1991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给美国国会一份报告中，不无幸灾乐祸：看来，中国一时无法解决“三角债”。

8月，香港《文汇报》也忧心忡忡：“三角债”仍困扰着中国的企业。

是啊，“三角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现象，演绎出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变幻。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三大范畴种种矛盾，汇聚在一个载体上，撞向我们的中国。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体制，能否抵御住它的撞击，经受住它的考验，冲开它的缠绕，走向灿烂的曙光？

一个跨世纪的命题！